

《午夜之子》：脑概念、身份构建与历史书写

Midnight's Children: Brain Concept,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Writing

单芊芊 (Shan Qianqian) 陈 晞 (Chen Xi)

内容摘要：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是后殖民小说中的经典之作，以具有魔力的主人公萨里姆·西奈作为叙述主体，以个人经历向读者展现了印度独立前后的历史。本文通过分析萨里姆脑概念的组合，进一步探讨萨里姆如何在脑文本中展现对身份的构建和对印度历史的改写，向读者传递新的历史观。萨里姆将个人经历和印度历史进行概念整合，以个人经验来书写印巴冲突这个宏大历史叙事，采用新历史主义的方式解构印巴冲突的官方历史叙事。本文从脑概念和脑文本的角度，总结出萨里姆的多元文化身份与历史书写的特点，展现了印度历史转折时期和多元文化语境下人们的伦理选择和思考，赞扬了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相结合的奉献精神。

关键词：《午夜之子》；伦理身份；脑概念；脑文本

作者简介：单芊芊，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陈晞，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二战后西方文学中命运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批号：21WLH06】阶段性成果。

Title: *Midnight's Children: Brain Concept,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Writing*

Abstract: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is a postcolonial fiction, with the magical protagonist Saleem Sinai as the narrator, presenting Indian history before and after the Independence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ombination of Saleem's brain concepts, and further discusses how Saleem presents his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rewriting of Indian history in his brain text, as well as how he conveys a new perspective on history. Saleem integrates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Indian history through conceptual blending, narrating a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Indian-Pakistani conflict on the basis of self-introspection of history in New Historicist approaches to deconstructs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narrative. This paper, in

terms of brain concepts and brain texts, summarizes Saleem's multi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historical writing, reflecting people's ethical choice and think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India and in the multicultural context, extolling the dedication that combines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destiny.

Keywords: *Midnight's Children*; ethical identity; brain concept; brain text

Authors: **Shan Qianqian** is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8,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field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shanqianqian@hnu.edu.cn). **Chen X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8, China). Her area of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chenxi@hnu.edu.cn).

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与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维·苏·奈保尔 (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 齐名, 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其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于1981年出版, 荣获当年的布克奖, 并于1993年和2005年依次获得“特别布克奖”和“最佳布克奖”。拉什迪在《午夜之子》中设计主人公萨里姆用日记和口头叙述的方式讲述印度半岛独立前后的历程, “无论语言还是文本, 尽管它们都是表达脑文本的方法, 但是前提必须有脑文本的存在” (聂珍钊,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568), 所以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脑文本”与“脑概念”为切入点, 阐释小说中萨里姆脑概念的运作机制和脑文本的形成, 解析萨里姆讲述的动机和意义, 探讨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

一、萨里姆出身之谜: 伦理身份与脑概念书写

《午夜之子》是萨里姆在临死前向一名叫博多的女子讲述其家族的故事。萨里姆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亲历者。“在《午夜之子》中萨里姆表明: 虽然叙述注定无法周全, 但叙述对于个人身份和国家身份的确立和发展十分必要, 是有效推动文本情节的重要行为” (O'Brien 165)¹。小说的第一部分中萨里姆向博多叙述他出生前发生的故事, 将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脑概念叠加, 突显自己特殊的伦理身份。脑概念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物象概念, 一类是抽象概念。物象概念是有关客观存在的概念², 而“物象概念的形成首先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感知, 然后产生印象” (陈晞 472)。萨里姆通过物象概念的叠加, 既为没有出生的自己设置了长达三十年

1 本文外文引文出自笔者译。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4.

的历史厚度，又交代出生以后的伦理环境。

萨里姆在叙述自己的血统时，用脑概念堆砌出一个混乱模糊的伦理身份，直到小说第一部分的结束才揭晓诞生之谜。他在讲述中叠加脑概念，书写自己不同于常人的伦理身份。独特的外貌特征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物象概念，鼻子这一特征反复出现在萨里姆的叙述中。萨里姆从小就被冠以鼻子相关的昵称：“‘拖鼻涕’、（……）‘吸鼻子’、（……）‘月亮瓣儿’”（拉什迪 146）¹等，鼻子作为一个重要的物象概念储存在他大脑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注意到自己的鼻子“大得像疯长的黄瓜”（155）。与众不同的大鼻子成为萨里姆外貌特征的一个重要脑概念，为他出生被掉包而没被发现埋下了伏笔。萨里姆回溯出生前的故事中的描述，对外公阿达姆“印象最深的也是他的鼻子”（145），然而，有着同样大鼻子的阿达姆并不是萨里姆生理上的外公。萨里姆在叙述中多次强调“大鼻子”这一物象概念，昭显自己与阿达姆的相同之处，暗示了萨里姆认同印度裔的伦理身份。萨里姆通过重复自己与外公具有“大鼻子”的外貌特征，为替换身份打下铺垫：医院护士将梅斯沃德的私生子“鼻子像克什米尔的外公一样大——这也和法国血统的祖母的鼻子一样——的特大号娃娃的脚踝上，她系上了‘西奈’这个名字”（145）。萨里姆的叙述对象博多听到这里，将萨里姆输入的脑概念进行组合，恍然大悟：“你是英国血统的印度人？”（146）博多整合萨里姆传达给她的脑概念，发现萨里姆刻意隐瞒了自己是英国人与印度流浪艺人私生子的身份，谴谪萨里姆“不肯把谁是你的真正的父母说出来”（146）。

萨里姆不承认私生子的伦理身份，所以在他讲述中有意弱化与生父梅斯沃德有关的物象概念。“秃头”是萨里姆与梅斯沃德共同的物象概念。在萨里姆的讲述中，他轻描淡写梅斯沃德离开印度时脱下假发丢出车窗，露出“秃得发亮的脑袋”（141），之后萨里姆才透露自己有个外号叫“秃子”，从这个物象概念可以看出父子之间的遗传基因。另外，萨里姆有着西方人种的高额头，“发育不良的牛角包似的鬓角”犹如“鼓出来的拜占庭式建筑的圆顶”（155）。牛角包起源于奥地利，而奥地利与英国一样都曾在印度殖民统治，拜占庭则是联通东西方的世界之城。萨里姆用牛角包和拜占庭式建筑形容自己的鬓角，暗示自己具有西方人的外貌特征，同时也暗示他作为英印混血儿抢占了印度家庭长子的身份。

除了秃头和额头以外，“蓝眼睛”也是身份识别的一个重要物象概念。关于这个物象概念，听者博多得到的信息是阿达姆、梅德沃斯和萨里姆都是“蓝眼睛”，但是萨里姆先用“蓝眼睛”来描述外公阿达姆：“阿达姆的眼珠清澈湛蓝，就像山顶的天空那样惊人的蓝，克什米尔人的瞳仁常常都

1 文中《午夜之子》的引文均来自 萨尔曼·拉什迪，《午夜之子》，刘凯芳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是这么湛蓝”（8）。英国人梅德沃斯的眼睛也是蓝色的，但萨里姆在揭示自己身份之谜时才提道，“眼睛蓝得像是克什米尔的天空——这也和梅斯沃德的眼睛一样蓝”（145）。克什米尔在印巴分治以及分别独立时，其归属问题尚未解决，萨里姆在叙述蓝眼睛时叠加“克什米尔”这一物象概念，强调与印度养母一家的联系，刻意弱化西方人的外貌特征，是其伦理身份混乱的脑文本的表达。养母阿米娜收藏在瓶子里的脐带则暗示了伦理身份混乱给萨里姆带来的困惑，“这条脐带究竟是我的呢，还是另一个孩子的？那我就说不准了”（154）。脐带连接着母体和胎儿，是血缘关系的象征。萨里姆对脐带属于谁的思考其实是对自己伦理身份的思考，在萨里姆的脑文本中，血缘并不是决定一个人出身的关键性因素，后天养育他的家庭更加重要。另外，他的讲述中多次暗示与阿达姆及克什米尔的关系，可以看出萨里姆更愿意将自己视为印度家庭西奈一家的儿子。

在叙述自己的伦理身份时，萨里姆通过脑概念的叠加作大量铺垫，搁置身份之谜的揭露。“萨里姆的混血身份非常突出，他的父母具有多元文化背景，使萨里姆收获来自英国、法国和印度，以及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经验。因此，萨里姆成为了印度多元主义的化身”（Frank 191）。复杂的伦理身份和多元的文化背景使萨里姆天生具有冲突和融合的特性，从萨里姆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他刻意弱化自己的血缘身份，强调自己与印度养父母的联系，正如刚独立的印度一样，迫切地想彻底清除英国殖民的遗留问题。萨里姆的叙述暗含对伦理身份的选择，也为之后他希望团结所有午夜之子带领印度走向强国埋下伏笔。

二、政治书写：脑文本与主观叙述

萨里姆除了将重心放在对自己身份的构建以外，也着力书写了印度独立历史。“《午夜之子》是一部有关历史的小说（……）试图再现印度在殖民统治下及其后的历史”（Goodman 322），萨里姆通过前期的铺垫，对时间背景的强调以及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现了印度独立前后六十年的历史。他在进行印度历史的书写时，并没有用类似新闻报道或者官方发言的客观叙述语气，而是以主观的叙述语气讲述历史。萨里姆将参与或见证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在脑中形成脑概念，对其进行重构和加工，形成带有个人倾向的历史脑文本。

“萨里姆叙事的不完整性，就像不完整的流散记忆一样，有助于创造性的表达”（Biswas 122），萨里姆所讲述的故事中对不完整的记忆进行多次修正和解释，反映了萨里姆的脑文本产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复杂的设计可以追溯到文本中历史的讲述和小说的创作”（Buchholz 348），萨里姆“通过唤起自己的记忆去叙述历史”（Khan et al. 326）。脑文本存储记忆，但脑文本容易出现记忆缺损，同最初的母文本相比会出现误差，有时甚至会出现错

误。¹萨里姆因记忆的不完整导致脑文本中出现时间错序，在他的讲述中，时间不是重点而是经历的情景，比如：甘地死于1948年1月30日，但是萨里姆只提到父母看电影与甘地遇刺是同一天，他重点描述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萨里姆的舅舅和母亲害怕“如果这事是穆斯林干的，那就完了（……）有没有印度教的佣人，有的话叫他们回去！”（181），担心如果与刺杀者同为穆斯林会受到印度教徒的报复。之后，萨里姆纠正道：“在将我写的东西再看一遍时，我发现时间上有个错误，上面写到的圣雄甘地遇刺的日期搞错了”（210）。萨里姆忽视甘地遇刺这样的重大历史时间，而将重点放在人们对刺杀事件的反应和刺杀者的宗教信仰之上，体现了当时宗教仇恨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民众的态度。萨里姆叙述中的修正反映了他的脑概念不断地组合、补充和加工。人的大脑根据某种伦理规则不断对脑概念进行组合和修改，脑概念的组合形式也在修改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萨里姆对印度历史的改写是将形成记忆符号的历史事实进行重新组合，最终呈现出他对印度历史和政治的主观看法。

萨里姆将历史事实内化成一个个的脑概念，在讲述时，将这些脑概念加工、组合和转换而形成脑文本，通过书写日记和口头讲述成为萨里姆对博多叙述的故事。“脑概念是松散的、无系统的记忆文本，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规律来形成脑文本，取决于作者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效果”（陈晞475）。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萨里姆的叙述中蕴含了政治倾向。英迪拉·甘地，原名英迪拉·尼赫鲁，是印度至今唯一的女性总理，因施政时强硬的手段，被称之为印度铁娘子。在冷战期间她为印度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也有党内专制和大选舞弊的丑闻。在对英迪拉的描述中，他用“甘地夫人”称呼英迪拉，但又说“她同‘圣雄’甘地并没有亲戚关系，她这个姓来自她的丈夫费洛兹·甘地”（527）。萨里姆认为英迪拉的伦理身份是甘地的儿媳妇，但是她的做法与甘地追寻和平大相径庭。英迪拉的丈夫去世后，萨里姆称之为“寡妇”，认为她实施的“紧急状态”是“两年之久的漫长午夜”（525）。萨里姆以个人立场对英迪拉的执政手段进行评价，“甘地夫人”和“寡妇”是男性附属品和贬低女性的物象概念，“午夜”具有黑暗和寒冷的抽象概念，萨里姆使用这些脑概念将英迪拉描述成凭借婚姻而上位的妇人，谴谪她实施专横和强硬的政治，使民不聊生。

在政治方面，萨里姆也不支持英迪拉的政治竞争对手莫拉尔吉·德赛。萨里姆得知自己拥有窥探别人内心的能力后，经常进入印度高层的思想。在德赛还是邦首席部长时，萨里姆进入他的脑海，“发现了一大秘密，这个秘密在二十年后成为全国的一大笑柄，那就是莫拉尔吉·德赛每天都要‘喝自己的小便’”（221），饮尿这一怪癖成为了这位政治家的重要物象概念，萨里姆在叙述中反复提及这个物象概念：“这位喝尿的财政部长”（378）、“那个人

1 参见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7。

喝自己的尿”（513）、“喝尿的人掌了权”（553）。萨里姆用“喝尿”这一物象概念塑造德赛的形象，是因为在现实中德赛的养生秘方是喝牛尿，他认为牛尿是最有营养的“饮料”。萨里姆在叙述中有意略过德赛政治上的施为，强调德赛生活中“喝牛尿”这种迷信、无知的行为，与总统的这个物象概念形成强烈的反讽。无论英迪拉还是德赛，他们都不是为民造福，萨里姆对二人的政治争斗的态度是“已经厌烦透了，讨厌透了”（553）。

听见的声音，看见的图像，感觉到的事物和状态，都可以转换成记忆符号，变成存储在大脑中的信息，构成脑文本¹，萨里姆将亲历、所见、所闻的记忆以脑概念形式存储在脑中，通过思维得到对印度历史事件的理解，形成脑文本，而萨里姆的日记及向博多讲述的故事，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脑文本以书写和口述的形式表达出来，其目的是“期待用浓缩的轶事展示生活经验元素进入文学的方式，以及日常风俗习惯和组织被记录的方式”（Gallagher and Greenblatt 30）展现历史。萨里姆以人生经历和记忆重写印度独立历史，以主观叙述的方式对印度历史人物进行概念提取和加工。萨里姆在改写中显示出明显的政治倾向，向读者展示了他对印度政治的失望以及对印度命运的担忧。

三、官方历史叙事的颠覆：“触碰真实”和概念整合

萨里姆在叙述过程中发现新闻对印巴冲突的报道与他所了解的事实有出入，而且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媒体对同一事件进行的播报也莫衷一是，所以萨里姆认为：“新闻和现实脱节（……）城市里是各种幻影和谣言”（420）。萨里姆以讲述表弟扎法尔驻扎印巴边界的哨所时发生的故事为例，揭开了印巴媒体作假的真相。1965年，包括扎法尔在内的六名巴基斯坦士兵进入哨所时，撞见了萨里姆的姨父、扎法尔的父亲——佐勒非卡尔将军——授意的走私活动，走私贩子将贿赂无果的边境哨兵杀害。整个暴力冲突没有印度士兵的参与，但又确实造成了哨兵的伤亡，巴基斯坦的报纸便将这次事件报道为：“卑怯的印军进攻为我英勇的战士击退（……）无辜的士兵惨遭印度军官杀害”（423），巴基斯坦媒体通过捏造一次小规模印巴冲突，掩饰巴军高层将军腐败敛财的丑闻。关于拉合尔之战，全印广播电台和巴基斯坦之声的报道也各持一词，巴基斯坦之声播报印度伞兵部队“对所有的大城市都进行了空投”（428），而全印广播电台的新闻称：“尽管巴基斯坦进行空中挑衅，我方未予理睬”（428）。萨里姆就印方是否派出了伞兵部队，提出了疑问“相信哪一方好呢”（428）。这类官方媒体为了维护本国形象和鼓舞民众而进行舆论造势，掩盖印巴冲突的真相，“萨里姆揭示了无线电技术因这些国家行为而成为有害的网络交流”（Gaedtke 711）。萨里姆讲述的故事揭开由媒体力图掩盖的真相，将历史中忽视的小事件和逸闻轶事披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4.

露给大众，通过建构复数化的个人的小历史而打破官方正史的假面，力图还原印度独立前后的世风、文化氛围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纠葛。

萨里姆“通过将一个国家 and 这个国家中的一个家庭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向读者阐明如何创造历史”（Clough 13），他在句意层面上建立个体和印度独立历史之间密不可分、互相影响的关系，“这一来我莫名奇妙地给拷到了历史上，我的命运和我的祖国的命运牢不可破地拴到了一起”（3）；“这个国家非但同我像双胞胎一样同时诞生，而且（不妨说）还同我像连体婴儿一样”（485）。萨里姆在讲述个人经历时总是与印度独立历史相呼应，“在这种模式下，他生活中的微小事件在这个国家及其历史的更大范围内被重现”（Apostol 64），使读者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新近获得解放的孟加拉国的首都，泰格·尼亚兹向他的老伙伴萨姆·马尼克肖投降了。说到我呢，我也投入到一个女孩的怀抱里”（471）。萨里姆用“投降”来形容孟加拉国的状态，用“投入怀抱”来描写自己的状态，在英文原文中用的是同一个字“surrendered”，一语双关将同一时间历史上重大事件和个人的经历联系起来，在词义上强调了印度历史和个人之间密切的关系，向读者输入了这些信息后，促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两者进行“概念整合”，形成新的记忆存储在脑海中。“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将一种重要关系压缩到另一种”（Fouconnier and Turner 314），对其中一种关系的“切分”（syncopation）是“压缩”（compression）的一个途径。¹读者在阅读《午夜之子》时，对萨里姆的成长过程和印度独立历史都进行了时间上的切分：主人公萨里姆的成长线索可以分成“天真——考验——成熟”三阶段，印巴历史则可以分成“独立——动乱——觉醒”（黄芝 95）三阶段。相似点（similarity）可以被压缩为相似性（analogy）、缺乏相似性（disanalogy）和因果关系（cause-effect）等关系。²萨里姆的人生三阶段与印巴独立三阶段之间存在相似之处，第一阶段，萨里姆在童年时期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日子，而印度宣布独立后，摆脱殖民统治，享受了几年和平的时光；第二阶段，萨里姆流落到巴基斯坦、被迫参战，遭受家庭变故和失忆，印度在这个时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动荡不断；第三阶段，“萨里姆的‘成熟’体现在认识自我和思考人生方面，而印巴社会‘成熟’的标志是取消独裁和提倡民主”（黄芝 98）。在萨里姆的叙述中，读者可以体会到二者发展的相似性（analogy），故而将两条线索整

1 吉勒斯·福科尼尔（Gilles Fouconnier）于1985年提出了“心智空间”（mental space）理论，随之通过发表一系列的著述提出和完善了“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理论。在他和马克·特纳（Mark Turner）的专著《我们的思维方式：概念整合心智背后的复杂性》（*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中对“概念整合”进行了详细论述。

2 参见 Gilles Fouconnier and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324-327.

合在一起，因而“在《午夜之子》中表现的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更是极端激烈的历史环境下人类存在状态与历史的同一”（高焱 76）。

公众在阅读报纸和收听收音机报道时，仅能从官方历史叙事角度了解时局，这些官方历史叙事代表了“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其目的不仅“安抚这个国家的多语言和多民族的民众”，还“通过几乎不加掩饰的高压政策，蓄意欺骗民众”（Sinha and Roy 10）。读者如果只听取官方历史叙事，那么就只能接收统治阶层希望公众知悉的信息。萨里姆“对印度的叙述颠覆了印度、巴基斯坦和英国政府提供的版本”（O'Brien 172），他的叙述“让我们被鼓励以怀疑的方式阅读历史叙事、报纸报道、官方或政府新闻稿等”（Viswanathan 55），官方报道不再是唯一权威的消息来源，带有个人经验和主观感受的叙事文本更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追寻历史，触碰真实。读者从萨里姆故事中获取脑概念，按照一定伦理规则对脑概念进行“概念整合”之后形成脑文本，更客观理性地看待印巴冲突的官方媒体报道。

萨里姆通过讲述个人经历让微弱沉寂的历史事件重新发出声音，让被官方历史叙事所遮蔽的人和事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还原官方正史或宏大历史想要掩饰的真相。格林布拉特在《触碰真实》（“The Touch of the Real”）一文中写道，“我们想在过去找到真实的肉体 and 生动的声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找不到这些，因为肉体早已腐烂，声音已然沉寂，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抓住那些似乎接近实际经验的痕迹”（Gallagher and Greenblatt 30）。萨里姆的叙述就是接近历史的个体实际经验的痕迹，他的叙述颠覆了官方民族主义对民众的压迫，夺回了民众的话语权，让民众不再是统治阶层单方面信息输入的对象。萨里姆在关照官方叙事的同时，从个体经验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帮助读者重新审视印巴冲突官方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形成带有个人理解的脑文本。

拉什迪曾感慨“《午夜之子》是从一个世俗的人的角度进入主题的。我是被世俗理想出卖的那一代印度人中的一员”（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16）。拉什迪在创作这篇小说时，通过萨里姆的个人经验来书写整个印度历史，“暗示个体永远无法真正与集体分离”（Ghosh 22）。萨里姆在讲述中将脑概念叠加、加工和整合，做出印度裔身份认同的伦理选择，他叙述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而且将个体的生活踪迹放置于历史记载的事件和逸闻轶事中，帮助“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形成脑文本并把脑文本保存在自己的大脑中，文学作品的教诲功能才有可能实现，文学才能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聂珍钊 王永，“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 174）。

Works Cited

Apostol, Anca. “Fictitious Truths and Truthful Fictions i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and

Chandra's *Red Earth and Pouring Rain*."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Review: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Series* 8 (2018): 56-65.

Biswas, Pooja Mittal. "Salman Rushdie as Diasporic Myth-Maker: Myth and Memory in *Midnight's Childre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Aesthetics* 43 (2020): 116-132.

Buchholz, Laura. "Unnatural Narrative in Postcolonial Contexts: Re-reading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42 (2012): 332-351.

陈晔: "《吉尔》: 脑文本与小说创作", 《文学跨学科研究》3 (2019): 470-481。

[Chen Xi. "Jill: A Novel on Brain Text and Novel Writi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3 (2019): 470-481.]

Clough, William. "Re-Vision of History: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in Kurt Vonnegut's *Mother Night* and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CEA Critic* 85 (2023): 1-13.

Fouconnier, Gilles and Mark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Frank, Søren. "The Aesthetic of Elephantiasis: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as an Encyclopaedic Nove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46 (2010): 187-198.

Gaedtke, Andrew. "Halluci-nation: Mental Illness, Modernity, and Metaphoricity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5 (2014): 701-725.

Gallagher, Catherine and Stephen Greenblatt.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0.

高焱: "论拉什迪《午夜之子》中的自我与历史", 《当代外国文学》4 (2018): 73-79。

[Gao Han. "Th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Self and History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8): 73-79.]

Ghosh, Kuhelika. "Can the Sundarbans Speak? Multispecies Collectivity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Ariel* 54 (2023): 1-26.

Goodman, Sam. "'Ain't It a Ripping Night': Alcoholism and the Legacies of Empire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English Studies* 99 (2018): 282-299.

黄芝: "从天真到成熟——论《午夜的孩子》中的‘成长’", 《当代外国文学》4 (2008): 94-99。

[Huang Zhi. "From Innocent to Mature: On 'Growth' in *Midnight's Children*."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08): 94-99.]

Khan, Mohsin Hassan et al. "Interplay of Fantasy and Realism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1 (2020): 324-329.

李蓉: "从人物神话原型看《午夜之子》的神话叙事策略", 《东南学术》4 (2013): 236-241。

[Li Rong. "On the Mythical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Midnight's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 Mythological Prototypes."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4 (2013): 236-241.]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聂珍钊: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 《文学跨学科研究》4 (2022): 563-568。

[Nie Zhenzhao.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聂珍钊、王永: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脑文本: 聂珍钊与王永的学术对话", 《外国文学》4 (2019): 166-175。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Brain Text: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Nie Zhenzhao and Wang Yong."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9): 166-175.]

O'Brien, Sean P. "'Both Masters and Victims of Their Times': Engaging Aporetic Time in *Midnight's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 (2015): 164-178.

Rushdie, Salman. *Imaginary Homelands*. London: Granta Books, 1991.

萨曼·鲁西迪: 《午夜之子》, 刘凯芳译。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年。

[Rushdie, Salman. *Midnight's Children*, translated by Liu Kaifang.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 2015.]

Sinha, Swatee and Anjali Gera Roy. "Narratives of Secular Nationalism in Salman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and *The Moor's Last Sigh*." *Glocalism: Journal of Culture, Politics and Innovation* 2 (2019): 1-29.

Viswanathan, Uma. "Polyphony of *Midnight's Children*: Dispersion of Voices and Genres in *Midnight's Children*." *Acta Scientiarum: Language & Culture* 32 (2010): 51-59.